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三 巳未季夏

與西...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禮科給事中兀詩教題爲經畧將行兵食宜豫

皇上懇乞

無... 兵食相... 宜

宜

嚴勅戶兵二部各陳足食足兵之策仰釋宵旰之
憂免貽誤國之罪事自奴酋倡亂以來竭四
海之脂膏括九邊之精銳一一盡付之楊鎬
之手亦一一盡喪于楊鎬之手不周歲而耗
軍儲三百萬委金錢于泥沙戶部不能問也

不再舉而亾大帥武臣十餘萬視人命如草
菅兵部不能問也且天未悔禍大敗之後頃
復有開原之失假令經畧熊廷弼題推隨簡
蚤一月赴趨遼必不至是語曰需者事之賊
也又曰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此則

皇上之自爲社稷左也

皇上亦知開原所係之重乎蓋此城一棄奴遂得
與西虜煖兔宰賽等通且唇亾齒寒北關無
倚亦必折而入于奴奴成一家我作兩截遼

河東西決不能守山海失其險薊門當其鋒
京師不能高枕而臥矣故欲圖奴酋必保全
遼欲保全遼必復開原欲復開原必宿重兵
欲宿重兵必資厚糈兵食相應缺一不可廷
弼明而熟于計知必出此無疑也譬之奕然
當局者着着皆敗生路已絕突令旁觀者一
人代之其人奕雖善無處下手欲其取勝不
亦難之難乎今日危遼之勢何以異此若使
廷弼倉卒出關畧不爲備是置之如孤注將

棄之于一擲無乃以人國爲徼倖耶試問戶
兵部大臣當此之時處此之勢兵餉急乎不
急乎乃昨聞中府會議日中不決薄暮而罷
含糊答應苟且支吾議餉議兵尚無必然一
定之畫夫自職言之部以戶名而司在餉却
漫爲之說曰兵部無兵餉從何處必有兵始
議餉焉部以兵言所職在兵亦漫爲之說曰
戶部無餉兵從何招必有餉始議兵焉此等
口頭謂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可也然兩

相推調及兩相耽閣勢必至于兵食俱無而後已試問戶兵二部大臣設身處地心口自語然乎不然乎職愚以爲是役也兵當以十萬計每歲用額當以三百萬計

皇上宜及今特頒

嚴旨勅令戶部作速議餉湏足三百萬之數勅令兵部作速議兵湏足十萬之數各具疏條奏務在必行仍卽

明諭科道官曰兵集矣而餉不具則請治戶部誤

國之罪餉具矣而兵不集則請治兵部誤國
之罪兵集矣餉具矣而戰守不效始可請治
經畧誤國之罪大都此三臣者事成則爲同
功一體之人事敗則爲同罪一體之人必如
是責成如是糾察然後使之彼無我誘我無
彼貸各營厥職如田之有畔共殫厥心如物
之在貫甚至於臨難致死見危竭誠亦無不
皆然者以此救遼遼或有濟乎嗟嗟言之難
矣行之尤難邇來戶兵二部之事何多舛也

其在兵部錢糧一節從來原少措辦殊乏卽如戶部疏開絕軍變產缺官柴馬省直拖欠馬價班銀等項便當總查一數歲約幾何見在幾何可充募兵之用幾何數止此矣其外有不足者則自宜取給于戶部戶部固錢穀之司而募兵之需亦軍餉之屬也其何說之詞不此之務而乃托名于分于借是割戶部之所有以益兵部之所無何怪乎不降心以相從耶其在戶部軍餉一節除加派地畝銀

二百餘萬外如借金花銀留各省直解到稅
銀臺省屢以爲言矣此事雖難而得用實大
者則憚其難曾不敢一語及之無他畏

皇上怕中宮耳如別樣款目動至數十瑣細零星
無當緩急此事雖易而得用實小者則奉爲
理財訐謨每纏纏言之也徂尋常之見而忘
國圖效婦寺之忠而失大體豈謀國者所宜
有哉當爛額焦頭之後正赴湯蹈火之時凡
一切重大事情喫緊着數旣不能猝得之

皇上矣方擬旦夕齊集叩闈排闥以叫天負斧
鑕以待戮幾幸

聖心之動還求國事之可爲獨賴寥寥二三大臣
爲之倡率爲之激發乃猶然議成盈廷言輒
參商不肯同心以濟時艱徒知執拗以行已
意俄頃禍發轉盼難支蹂躪郊關暴犯

宮闕君父且無容身之地諸大臣將何以待之惟
○雲有載胥及溺已耳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嘆息
也職義激于中語不假擇輒披瀝至此惟

聖明省察

○雲南道御史張至發題爲遼勢已迫內固宜周
謹陳一二防禦末議懇乞

聖明亟賜允行固籬籬以杜意外事竊自我師三
路喪衄三月以來諸臣無日不奴氛是做請
經畧請閱視請募兵

皇上皆漠焉置之不報直至開原再陷而後經畧
熊廷弼之旨始得俞夫廷弼壯猷素裕固雅
足經畧東隅然迫之危急存亡之際真有日

不及瞬踵不及旋者卽有奇安施可恃者
皇上軫危遼而惻然動念在廷諸臣有叩必從有
呼卽應庶幾轉危爲安之一機耳乃今請

文華殿之御奠罪已詔之下允枚卜之閣臣下
考選之臺省發塵積之內帑于以贊佐機宜
助勦時事又漠然置不報矣夫開原旣陷則
北關援絕鐵瀋勢孤則遼陽益急矧西虜交
訌合勢長驅三岔河之險賊得而有之廣寧
無完壁矣全遼去而山海危山海危而

神京震天下事尚可言乎爲今之計防山海以
嚴門戶向者全遼無恙山海干

神京爲藩籬今遼且纍卵則山海爲緊要之門
戶矣宜宿重兵一萬一大將提而鎮之庶兵
聲赫奕而奴不敢長驅也次守通州以重堂
與通與京爲唇齒職向有京兵隸通訓練之
議頃者該部議調總兵李懷信甚爲得人今
以薊鎮缺將復調薊鎮矣則通州當另擇宿
將一員揀發京軍一萬令在通州訓練庶京

師緩急足爲戒脩卽薊門緩急亦可以壯聲
援矣又次防天津以固運道天津爲漕運咽
喉天津梗則咽喉塞該路已設有津營遊擊
一員謂宜查其額兵若干再益以水兵二千
選有智勇驍雄之人無論資格授以提脩千
把之任令分統水兵以聽遊擊指揮庶水陸
兼脩運道可無虞也職愚又以登萊宜增海
防道臣一員蓋自海運議成則造船督輸自
宜一道專理其事今道臣陶朗先去歲卽

令民間輸粟抵賦招商轉運一絲一粒皆心
計而手衡之其總理之周區畫之密可謂詳
盡無遺但今奴酋又脅結朝鮮朝鮮君臣惴
惴自保能必其不陽衡而陰順乎陰順則舡
舡南指進而窺登萊深而窺徐兗山之東淮
之南皆順流而下運道阻則

神京有坐困耳亟宜添設道臣一員再選募海
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舟舵者千名更
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將之善水戰者

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庶賊舟不得南窺
而海洋無警

神京可坐奠矣然圖事揆策先于用人而非
常之事亦必非常之人任之今當事動輒以資
格爲言卽如保定撫臣選擇一二偏裨猶戒
以勿逾俸薦烏得不掣任事之肘而短豪傑
之氣乎則破格用人又今日最急務伏乞
皇上洞察全遼安危之形亟下兵部議覆至熊廷
弼出關在卽而會議兵餉迄無成說徒封膜

見未忘畛域更祈

皇上亟

勅戶兵二部速將兵餉酌議但可濟遼事之危而
勿分彼已勿事爭執令廷弼擁兵挾餉得一
意出關以收殘遼之局斯外禦內防可保無
虞全遼幸甚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河東諸城潰陷勢如破
竹懇乞

聖明亟勅廷議守禦收復之策以救危遼以保

宗社事臣惟遼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
必不可棄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
東必不可棄開原爲河東根底欲保河東而
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清河棄矣慶雲
捨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泆河數城婦
女老幼空國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
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
奠新奠長奠大奠靉陽孤山鱣場一堵墻洒
馬台散羊峪馬根單東州會安白家冲三岔

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鎮北數十座已棄
去而邊內之村屯城寨已搶燬無遺矣獨遼
陽瀋陽爲河東孤注而昨據舊畧臣揭報瀋
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賊
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
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
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旣無肘腋
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
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

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無
甲馬無弓刀火器而所調各鎮兵馬又皆畏
賊之來或中路逃去間有到者又無不心驚
膽折昔金兵將渡河宋兵臨河而守者尚十
三萬人金粘沒喝云不必與戰但以虛聲嚇
之令擊戰鼓自旦達夜一夕而十三萬兵盡
散去今遼兵本畏賊而破竹之後風鶴自驚
何煩擊鼓而遼藩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
藩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

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

皇上以爲當棄乎當復乎

皇上試問羣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夷虜東
西之交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
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
雖精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
齊備足以付臣之用臣猶恐敗氣難振覆水
難收賊銳難當虜交難斷四顧躊躇無一下
手處而況乎事事俱無臣且如之何哉臣昨

隨諸臣會議于中府議及恢復皆決然以爲
當復及議兵而皆謂兵無議餉而皆謂餉無
議處兵處餉或調或募或近或遠或借或括
而又皆或默或爭迄無成議卽如議增新兵
七萬先調一萬隨臣入遼姑壯聲勢以定人
心又且議徵此而恐此阻難議調彼而恐彼
空匱左牽右制尚望其他是其所謂當復者
不過爲國家慷慨門面之詞而心口私語必
謂兵餉難措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

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有失再作區處
云爾是豈真能同心共濟亟圖收復以保遼
鎮保京師而保

宗社者哉且夫愚者闇成事明者見未然今日之
禍皆前日明白所已言後來之禍自今日理
勢所必至無煩猜想無待推敲此中外諸臣
所共知而共料其必然者也臣請再爲

皇上明言之而諸臣試共聽之夫前日之賊東有
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開一帶僅僅東北

一條走路四圍逼束無充拓之兵山川出產
無附餘之糧使于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
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不催戰議復清河
撫順守寬奠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
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感之將賊兵
無日長糧有日耗猶不過一穴中之獸耳自
大軍三路敗沒而賊始敢出入無常掠盡屯
堡自我兵坐守四城而賊始敢交合西虜徑
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

言通列書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
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
關皆陰順賊而內患除矣賊亦何所牽掣何
所顧忌愛我遼瀋而不攻哉夫開原古之黃
龍府而元之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
賊住城中用我牛馬車輛搬運金錢貨財數
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拓之兵而今且
合兵于虜向無附餘之糧而今且因糧于我
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餌宰卜二十四

營抄巴二十營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彼
諸營所得春秋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
我而不聽賊以攻我試觀日來塘報東賊攻
開原而西虜五營卽率三千騎搶慶雲又報
三萬騎圍鎮西抄巴等酋又率五萬騎廣寧
挾賞是西虜明明已皆爲奴用命而遼瀋可
保乎遼鎮可保乎不惟遼鎮難保也如賊全
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
十萬金餌虎墩諸酋入犯昌薊如也先之薄

京城又分數十萬金餌卜素諸酋入犯宣大如俺答之趨兩關以牽綴我不敢出京城一步而賊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該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且十年之前禍機隱微臣已策之而無遺豈知今日之後事勢明白反料之而不驗

皇上動疑臣下之言爲欺爲誑試檢臣疏牘一一覆覈而有一字之涉欺誑者耶且非獨臣不

欺也中外諸臣俱受國厚恩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誰無雪耻除兇之憤凡各章疏無論當與不當實皆出自一腔之忠懇而

皇上一切疑爲欺誑置之弗聽徒視賊緩以爲緩賊急以爲急而今且併賊急亦不以爲急也諸臣自傷微誠不能感格惟各心灰意沮感嘆欷歔以氣運付天以天下事付

皇上自理相率苟且支吾爲待盡之計而已夫以皇上英明神武而使臣下心灰意沮相率爲悠悠

待盡之計臣實爲

皇上危之往者

皇上與中外諸臣交誤以至今日亦已極矣今日若能早早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猶幸一隙之暇可圖恢復之舉使

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勿有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

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那借搜括
催解等項一一真心委曲多方湊處而毋以
套應則兵餉事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遽不
可爲而顧猶悠悠忽忽漫無所置緩急于其
間豈必遼鎮盡失西虜犯昌薊東賊入山海
天津一帶而後

皇上始聽臣下之言中外諸臣始肯破例破套爲
同心之應而天下之事去矣當斯時也臣之
肉固不足食而中外諸臣之誤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三
十五
皇上與

皇上之自誤亦何以妥

陵廟安

宗社謝天下而各保其身家也乎臣久廢田間苟

活性命本無仕進之志忽蒙

皇上起臣大理宣慰臣念國家事重不得不星馳
而來不謂諸臣竟用部院職銜授臣經畧處
臣以非分之榮加臣以絕勦之任臣實不堪
比欲具辭而相知諸臣皆以大義責臣中止

臣往矣臣已遺書訣絕妻兒寄謝親友揀此
七尺之軀爲

皇上戮力封疆置利害歿生度外矣惟是兵餉有
無遲速實係遼鎮存亾京師安危急務伏乞
皇上省覽臣疏亟

勅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如不當棄便須
急急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勒限齊
備母缺少以窘臣用母延挨以緩臣期母中
格以沮臣氣母旁議以掣臣肘母交擔于臣

書通研畫 卷之二十三 十六
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以致誤臣誤遼誤國而併誤諸臣之身家則

宗社幸甚諸臣幸甚臣愚亦幸甚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遼左時勢已危各邊虜情可慮懇乞

特勅邊臣大振積習嚴秋防以保萬全事職方司案呈萬曆十八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爲欽奉聖諭申飭邊脩事奉

聖旨這邊脩事宜依擬通行申飭各該督撫鎮巡

官着實用心整理邊備不許怠玩欽此欽遵
通行切照九邊延袤萬里一切戰守機宜每
年秋防特題申飭今日遼師失利再陷開原
諸夷伺間乘瑕在在蠢動所有秋防事務宜
亟具題等因到部爲照四夷惟虜最黠而我
國家鐘簷背吭肩臂之間環與虜鄰虜之中禍
于我何歲笈有而每每于秋高風勁之時借
勢跳梁乘虛蹂躪矧今日虜情則又異矣逆
奴鴟張虎視一舉直陷開原視清撫更易此

豈惟奴酋目無中國而諸虜聞之必將謂我
爲易與向來觀望勢必待秋勃發徒薪徹土
之計尤宜較往歲加甚而後可保無虞臣請
以九塞情形更僕熟數與疆吏圖所爲防禦
之策可乎遼鎮已事噬臍雖晚然沃壤千里
神京倚爲左輔樞至失守如東勝河套金甌頓
缺可不寒心三路敗衄之後奴日夜治戰具
謀犯開鐵亦旣聞于將吏之耳矣頃萬餘騎
長驅何以寂無哨探危城百雉何以遂無堅

壁主客兵數萬大將偏裨數十何不聞提一
旅救援此其故似未可盡諉于衆寡之不敵
今遼潘籓籬蠶食殆盡旋而吞併北關勾連
西虜三岔河左右欲不折而入于奴不可得
且宰賽暖免抄蟒虎墩昂白諸酋戎心叵測
頃恃衆挾賞飽慾而去乃乘慶雲之變肆掠
無忌虜甘言之不足憑已可睹矣收拾餘燼
猛圖恢復無長寇讐而憂社稷是有望于今
日之曹沫孟明耳薊鎮三協拱護

陵京視他鎮獨重所幸層巒疊障天險爲固邇則
朶福屬夷陰懷二心甘爲虜鄉導古北黃花
義院諸口皆狗竇鼠穴那林猛谷阿暈等夷
頻年零竊則險又胡可恃近惟曹家路一級
差足褫滿旦之魄然要賞遭挫實應心憤聳
蠶有毒未可以一老酋婦易之也宣大山西
諸大部聯亘住牧宿受紀綱于順義自虜王
襲封青永擺黃台吉俛羈市款邊境頗稱寧
謐惟是卜素互爭家事貢賞久停識者憂之

蓋卜以嗣王爲名素以保寨爲實素強而卜
弱素饒而卜窘素狡而卜愿故卜挾名則故
稽貢以市重于素素挾實則故索賞以驕語
于卜蘊火必燃養癰必潰兩酋相仇禍必移
中國而漫云我收漁人之利乎竊恐獨石以
西樺林以東動見釁端防之此其時已延綏
勁兵甲于諸鎮虜呼爲駱駝城自孤山之役
士氣披靡套長吉能復壓挾市賞狂吠不
休迨我師數出搗勦始就戎索唯唯聽革戎

狄豺狼不可暱也如是第猛克內奔儼然寵
以爵秩我之所爲恭順彼之所爲仇敵緘口
不言恐非其心同隙思逞何以待之寧夏險
固饒沃舊稱塞上江南第河東一牆之外卽
爲虜藪河西所恃亦止盈盈一衣帶水盛則
渾脫浮渡冰合則躍馬直驅而清水興武花
馬池一帶又皆通大舉今春東虜輸情雖幸
挫銀定于河西然狐兔相悲勢必聚族謀我
思患豫防庸可忽乎固原在關陝腹內距虜

稍遠嘉靖年賓兔薦食松海浸假戒嚴昨冬
銀反垂涎竊犯永泰邊吏僅堵截自完怡處
堂之安忘綢牖之脩智者不爲蘆塘旗杆火
異固天所以倣我也藐茲天末孤懸甘肅松
海諸酋藉名掠番守塞出入間窺內地涼永
一捷斬獲百八十餘級雖足以暢

皇靈而寒虜膽然嗜利貪殺自其天性飲憾于昔
而發難于今政未可量耳總之九邊無處不
告警無處不當防若揆以今歲之虜情則緊

急以遼左爲最遼失勢則諸虜亦因而生心
遼得勢則諸虜亦退而屏息試觀目前遼事
豈不萬有餘危抑聞澤潞之兵李抱眞將之
而轉弱爲強會稽之地文種用之而圖亾爲
存及今文武將吏誠厚集兵力以壯其聲陽
携賊交以伐其謀相機操縱以定其局隨宜
拒守以固其圉安知遼必不可爲而奴酋之
授首終無日哉但禦虜須兵不足而求之調
募用兵須馬不足以求之兌買行師須芻糧

器械又不足而求之水衡太倉事事仰鼻節
節束手自非內外諸臣心切敵愾之忠誼急
同舟之濟各殫謀猷共圖安攘亦何裨于緩
急之數乎雖然臣固望邊臣之同心援遼而
盡化其畛域也臣又慮邊臣之藉口援遼而
自薄其藩衛也蓋自徵發之令一再舉行士
馬甲仗既有抽發不免空虛惟是旋調旋補
行者與居者不碍隨缺隨製新者與舊者相
償錢糧不足權宜設處車徒不脩通融調劑

而又爲之嚴訓練密偵諜申明賞罰綜覈名實母恃欵而怠戰母貪功而啟釁務使四郊有磐石之安萬里無烽火之警然後得專力以剪滅此奴而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雪卿大夫多壘之耻胥是焉賴矣旣經該司具呈前來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通行各邊總督撫鎮衙門轉行各該司道等官嚴督文武將吏遵照事理叅酌近日虜情一切戰守機宜俱實心料理隨事整頓應奏

請者奏請應徑行者徑行毋得臨時鹵莽致
誤邊計如各官仍有粉飭虛文及怠玩廢事
者在外聽撫按官在內聽本部科道指名叅
究施行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禹題爲目擊時危敬陳
今日急務以期上下交盡事職復見邇者奴
賊長驅開原再陷舉朝惶急請命叩

闕職聞禍亂之生天之所以開君臣也有事則
君臣動色無事而君臣怡然迨其事再至而

仍復動色則急乘此時而決無復可怡然之
理矣曩者東師旣劬大將復沒

皇上發帑調餉選將募兵如救燎于眉發不旋踵
此時處在廷臣奉行遲悞補救無方而旬日
以後羽書暫停奴氛未訖

皇上束啟事于高閣置邊情于罔聞用一人而不
能卽用行一事而不能速行上執彌堅下爭
彌苦當事不肯破格舉事羣臣抑且枝節生
疑顧私而不顧公爭細而不爭大以至今日

縱橫蹂躪夫開原危而遼陽難保遼陽孤而
廣寧易圖至于山海存亡遂係

神京輕重目今京師在廷文武大吏誰有能慷
慨深謀指揮借箸洞若觀火疾如發機爲

一人解焦勞者乎誰有能奮發忠勇厲氣治兵不
避矢石多方應敵爲郊原扞衛者乎誰有能
與國同休彈壓輦下總理三軍督率九門爲
根本作柱石者乎誰有能入告禁門出和行

陣大事取

言通石畫 卷之二 十三
旨小事自決爲呼吸守便宜者乎四者皆社稷寄
命之人吾君吾相胸中當有灼知百爾臣工
信口亦能公舉而錯愕相顧置對無人平居
旣不留意蒐羅臨事何能格外論薦至于較
量門戶依然伐異黨同瞻顧人情大率市恩
避怨拯溺而尚拘規行之例佐鼎而先設染
指之疑以致人才輪埋不現天子但謂臣下
無可倚毗百言而百不行諸臣亦謂

皇上不一報聞萬請而萬不濟終年泄泄一旦張

皇假令張皇而及早改圖猶類焦額之能救
火如泄泄而仍前束手頗同絕粒之欲回生
臣于今日言敢不盡矣京師者

祖宗二百餘年居重馭輕之地

九廟神靈所憑託焉京師固守則乾坤奠于泰山
京師動搖則海內危于纍卵故長治之策先
固京師況于夷狄交侵安可不輯寧根本築
城修脩儲餉覈軍事須急圖猶恐無及今

神京兵精食足堪戰卽享太平無事亦且有脩

萬年至如邊方不寧儘足居中調度豈可忍
言其百無一脩臨危坐困哉夫股肱力寡則
展布良難鼎鉉助多則調和易效

皇上付閣臣于廷推亦不妨出特簡於

宸斷而故寢閣不下視爲可有可無之官令輔臣
計盡能索而

皇上盱食焦心殊非自爲社稷計又經畧新更欲
以先聲奮敵愾然正惟先聲倚而不可以孤
注試之今廷弼之用已超格矣非以其長于

御將乎而將何在非以其長于發縱指示乎
而同心共事者何在非以其長于撫士卒恤
饑寒乎而金錢米粟之犒賚何在其他行陣
之跋扈難御局勞之掣肘尚多此在中朝決
宜有患難相恤之意而不可以安危成敗聽
之一人夫安危不在經畧又不在遼左而且
掣之朝廷此何可無懼也夫耕奴織婢各有
分守在大臣則但當合力同謀本兵調遣卽
宜籌餉從何來司農會計卽宜想兵何以足

如人積穀便欲養兒如人買奴決非坐食同
爲主人筭計不分兩項支持今調兵搏沙而
不惜餉亦委壑守藏織畷而不顧伍竟空虛
循職掌爲聚訟而不以實事相通融職未見
危急之有濟也至于遼人坐視而待寇遼將
豢賊而擁兵遼人之視客兵如視仇敵有功
則攘之無功則笑之而其殺之也則以爲快
若乃遼將方以退縮全軍爲有恩于地方而
結人心以固其兵柄而專其世將之權將來

遼事又安可勝言也嗟乎興言及此願朝廷
加之意而毋以經畧爲孤注矣職滯濡無遠
見目擊時事倉皇敢一一直言無諱以附于
邛閣之後惟

皇上詳覽而賜施行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左旦暮難支廟堂
玩愒可駭敬陳末議以救危急以裕兵餉事
蓋自我師三路挫衄在廷諸臣危言累牘幾
滿公車靡不引領新經畧之

命先時整頓邊敵方張祇因

皇上轉石之艱遂成開原土崩之患而後俞熊廷弼倉卒出關噫計亦晚矣夫廷弼誠習于奴○工而足以制奴亦必我兵五倍奴兵而後積衆成強縱橫隨所指示今觀兵部前後疏所議調者僅一萬尚有執爭不發及發而滯延中途者若遣兵部司官募兵四省是又臨渴而掘遠汲而濟亦無救于燃眉之急燎原之勢也今有捷法于此可得二萬餘衆若如就運

軍而抽募之厚餉額而招揀之則如熊之士
立集何也糧艘數以萬計每艘抽募二三名
則數盈二萬旦暮可實伍且統領原有指揮
把總千百戶等官無事添設但諭各官悉心
鼓舞無迫留以必從奉法繩束無驛騷而生
事其統兵至關者以次遞陞用酌其邁徃之
勇而率衆出關者破格超擢大開以向用之
門且安家行糧照例給發情不奪于內顧而
缺額募補仍予本餉運無虞于後阻竊謂此

舉一倡人爭投臂以應無調之名有募之實以衛之軍閑師之律因利乘便如弩應機箴不赴也至若輦轂之下畿輔股肱之郡非昔稱燕趙勝區與七國諸侯王相雄長者乎燕趙在七國時何日無刺擊然未嘗借兵于隣而資援于遠也今日慷慨聞亦項背相望宜于順天河間真保永廣順大八郡議遣科道官四員以分募之訪其設竒驅市動于九天者不吝淮陰之拜次則趨距決拾能勝百夫

者亟收部陣之中卽有推埋剽掠禦人白晝
勿使爲暴客于國門而先入驍雄于吾穀則
虞詡設三科募壯士之法真可倣而行也至
屢年熱審不報詔獄卽官不報圍土有夜哭
之鬼肺石多覆盆之冤怨氣凝結上干天和
其在凌遲處死者罪大而不可解法重而難
以輕玩也苟情有可原而奸不爲首莫如赦
死改戍于遼其素封捍綱將官失律追其貲
財半贍軍需舉凡有力之家皆得參酌多寡

贖罰自備盔甲器械而後戍遣則性命之保
爭先樂輸而鍍金之入目前無遺卽撫臣周
永春罰馬之說亦可變而通也釋此不講直
待虜薄都城虎兇出柙藉寇兵以張牙爪歛
衆毒而中腹心則無策矣而餉之可爲者又
得從權以佐急酌盈而濟虛也何也四郊多
壘安可猶言交際三軍不飽豈忍問及贖鍍
則自院道以至府州縣額編公費及贖鍍銀
兩皆得括之以食軍則原編較然明白不若

搜者之猶有巧藏而上行則下樂從自見廉
者之勇于赴義也他如匱選納級暫寬事例
隨材可以援引留都積貯半議借用據額徐
爲補償旁行通路之窮輕車運軸之重庶幾
扶顛持危不憂掣肘昔也先之入寇祇以于
肅愍一人定力助勦用鞏鴻圖于盤石之固
何必膠常襲故而卒無變計哉天下事無全
利亦無全害如奕棋者然審下急着則殘棋
可轉爲勝局迷而不審則滿盤皆敗矣職所

欵列則今日之急着也若謂空言無裨實用
則募兵之一節職請先以身試需之三月而
精銳不如雲願甘斧鉞之誅若廷弼一身關

係

宗社之安危非有萬衆擁翼而行適啟戎心何堪
再悞所貴兵戶大臣同心運籌母委廷弼爲
孤注哉司業張鶴之言曰本兵調遣卽宜籌
餉所從來司農會計卽宜想兵何以足如人
積穀便欲養兒如人買奴决非坐食同爲主

人筭計不分兩項支持用規時事切中膏肓
乃中府會議之日各自爲謀枘鑿不合其何
能濟今後募兵務擇精銳無虛糜太倉之儲
募兵安家當問司農勿仍效道傍之築庶幾
老成謀國之忠不然首鼠兩持忍分胡越如
在危浪各有一壺之心一旦顛覆豈能獨全
而佚于國罰興言及此奈何不轉念圖廻也
若李懷信柴國柱率師應援無稽時刻以保
遼陽纒卵之危不盡折而入于奴遼事尚可

爲耳統祈

皇上早自爲計見之施行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董元儒題爲薊遼勢並孤
危薊兵難議再調謹直剖情形亟懇
聖裁以鞏奠

陵京事頃臣聞開原失陷中外震恐適接邸報
見兵部等衙門會上公疏內有議于薊鎮急
發精兵二千名并宣府未出關兵一千名令
總兵柴國柱統領又薊鎮已題未發兵二千

名令遊擊朱萬良升叅將職銜管援遼副總
兵事統領先隨經畧出關一欵此在諸臣計
遼之急或未暇審蒞之情然揆度時勢今日
調兵于薊實有萬萬難行者夫薊鎮兵馬乃
臣近日所按伍簡閱瞭然在目多寡強弱可
屈指計筭者額兵號數雖十餘萬然襍流薪
水之公占差調勾補之空餘與夫營路將領
近各酌量添設家丁每家一名卽占二軍其
見在實數不過九萬餘人止矣以九萬餘人

分布二千餘里長邊烽臺墩堡處處設防關
隘空隙在在哨守每處多者百人少者數十
人止矣于是春秋警急卽盡撤各協標兵爲
之分路貼防然後量衝險緩急之間僅六百
幾十人之數其見在各將家丁并挑選團練
各兵可當衝鋒陷陣之需者總計三協要不
過萬餘人止矣且自年來首應援遼兩番抽
調而全薊精銳遂爲半空又五萬帑金竟從
部格調者未補補者無缺而召募急着幾成

畫餅以故郎督臣移鎮僅隨有標兵七十人
山海總兵非中協調發千兵亦僅止家丁七
十餘人此則薊兵單匱之情實也如是而謂
薊有兵可調乎果無兵不可調乎抑不寧惟
是滿酋挾賞未遂窺伺薊西者五年于茲近
乘遼事決裂大肆要賞突于五月擁衆數千
虎踞天角一嵎揚言分道犯搶向非調兵中
協少助聲勢白馬大水之間幾爲震搖今酋
雖以女歿暫歸巢穴轉眼秋高勢必狂逞戰

則兵殫于勢寡防則力分于徑多此在薊西
岌岌可慮者而喜峰義院各口近報屬夷傳
說虎墩兔慙藉口遼東廣寧事例要在喜峰
口講增新賞不依卽聚達子二十萬在薊鎮
關口進入等語此卽夷口未可盡憑然薊門
一牆以外環圍虜穴而古北牆子石門界口
諸處皆昔年虜騎馳驟之所萬一諸酋不逞
奴出狡謀如向者誨奴上策躡徑假途直薄
都城將庚戌巳事之變視今遼東更不啻切

于剝膚危于纍卵者此又薊鎮孤危之大槩也如是而謂調兵無妨于薊乎抑有害于薊乎至朱萬良一將往年特爲咨留者以萬良平日勇敢素爲滿婦所憚卽滿婦相持數載亦云必攻去萬良始可講賞今一旦易之去遼是自撤干城而明啟戎心恐從此石塘無安枕之晷欵事無結局之日薊鎮事不知所終矣且遼左增一萬良或未奏撻伐之勲而薊西失一萬良遂頓遺門庭之憂利害判于

言通石畫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三
盼響緩急較有軒輊議者必欲奪此與彼母
乃置薊門于度外而以京師

陵寢爲戲擲乎臣于此反覆躊躇更不得其解矣
總之薊與遼誼關唇齒勢等輔車衡目前危
急之狀遼急而薊亦急權本末輕重之數遼
重而薊尤重保薊以控遼猶可外樹聲援撤
薊以殉遼立見內潰腹心情形具在事理昭
然當無俟智者可決至于陣亾家屬號泣在
途調募各兵視遼如窀此薊軍近夾行徑又

將有宣大隱憂臣今慮切根本尚未暇齒及
一語以淆亂視聽特在

皇上與樞臣酌量緩急而輕重置之固無妨兩利
並行莫謂巡關之吏今日不言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審議如經畧出關必不可無兵無
將或從科臣所言以三大營入衛班軍聽其
自選若干并韓原善近募新兵擇將統領出
關自不患先聲不振仍將薊鎮調兵遊擊朱
萬良亟賜勉留庶根本之計不先內撥斯安

攘之畧庶可展施矣

○原任遼東巡撫李植題爲不忍最爾小醜破壞
全遼禍延

宗社岌岌將有版蕩之虞亟陳急救戰守先着以
保萬世金甌事遼左京師左臂安危共之譬
如人身疽發肩臂不治必及心腹軀命所關
至危症也遼自三衛屬夷人疽隱隱醞釀二
百餘年所恃無恙者以全遼將勇兵強元氣
充實卽有邪毒潛伏勢不得侵淫狂逞自李

成梁父子相繼握兵柄專以虛冒邀功結納
固寵兵政久廢行伍空虛積弱五十多年識
者憂非一日矣間有欲爲國家整頓廢墮轉
弱爲強者自撫鎮以至道將及巡方御史不
出李氏門下親厚無不立被斥逐此舉朝所
共知亦屈指可悉數也全鎮額設兵馬原有
十萬漸凋漸耗已去二三近雖號七八萬按
籍則有覈實則無又且大半占役大半防守
精銳可充戰陣者不及二三萬人分隸諸路

將官部伍多者千人少者百人備禦等官三
五十人而已環千里之遼南倭虜兩虎目
視眈眈不時犯搶必得志以去兵卒人民有
減無增所在城堡凋耗蕭條之狀不忍觀覩
職昔待罪此方已覘殘弱至極必有今日蒿
目苦心思爲振起瘡痍車營方練虜隨大舉
職以伍軍車營兵僅一萬五千禦十五萬強
虜被圍七里沙灘二晝夜事勢危急幸擊殺
酋首圍解宵遁計攔入首尾七月城堡兵馬

無所失淪雖不敢言全師保境亦可謂無罪
矣乃中外構害虜退而職回籍聽勘嗣今二
十年遂罹此大變誰階之厲貽君父莫釋之
憂耶環遼皆虜奴酋部落不當我一大郡縣
雖曰差強以中國全盛較之諸邊兵將如雲
強更何如惟是奴酋與李成梁父子瓜葛因
緣撫順市口無禁覘我內備單弱狡焉啟疆
乘機蠢動取撫順若探囊殲大將若伐萌非
奴酋真強乃我內脩真弱耳此時若選忠誠

慎重大將爲總兵恢復撫順極力修守徐圖
捷伐如李牧守雲中充國禦先零禍未必如
今日酷烈也何遼東大將非李氏不可李如
栢不效李如楨繼之以致杜劉諸將全軍覆
沒開原慶雲相繼失陷中國元氣神氣索然
不振奴酋膽愈大心愈雄視我天朝無人輒
敢僭稱年號連合諸夷遠交島寇侈然有橫
行之志蠶食破竹之勢已成土崩瓦解之禍
將作而中外泄泄尚不見有遏敵保守長策

堂堂全盛世界遂致束手待斃若委于氣數
之當然也職跼伏江臯每聞決裂之狀痛哭
流涕疾首裂背恨無計請劍尚方立斬此酋
雪千古不共之耻然職棄婦也波臣也矢口
復談天下事羞莫甚焉詎莫大焉但日夜焦
思遼危薊危薊危京師危京師危則天下舉
危翻天覆地之禍宋遼金元之覆轍也豈尋
常虜勢可以眇視不爲急圖哉謹因時勢危
迫之形畧抒目前救急之着條爲十款以獻

伏祈

聖明省覽施行

一添補閣臣以資裁決國家大政必下中書省
議報裁決可否審定機宜閣臣贊襄密勿責
至重也故古有三公三孤專備顧問待論思
我朝內閣輔臣不拘員數多則五六員少則
四五員乃其常也近來惟付一二人如今日
則惟方從哲一人而已一日二日萬幾一人
之精神識力有限寧無叢挫之虞頃遼事紛

紘使輔臣員備交相籌度必有畫一廟謨收
功萬全何至輕擬出師旋取敗衄此輔臣不
可單匱之明效也奴酋猖獗日甚一日調兵
處餉因循掣肘皆由主張乏人謀議不決之
故速補閣臣集思廣益使見任者悉交責之
喙新任者叅猶豫之謀運量樞軸處置調度
事事自有斟酌且中國有賢相四夷向背因
之周公輔政重譯來朝司馬復相夷戒入邊
孰謂輔臣無關於邊事哉奴酋收錄逋逃咨

詢謀議反知用人我中國計反出其下無惑
小醜憑陵肆無忌憚也儻輔弼弘朝廷重內
有主張大臣邊臣何難撻伐故速添閣臣爲
禁奴安遼保

宗社第一先着

一多設樞臣以備緩急大司馬居中調度運籌
帷幄諸邊皆在提衡豈一人任哉一尚書二
侍郎其常制也若邊事槍攘羽書駭驟豈一
堂三人坐策克襄者乎添註三四人無事討

論訐謨咨詢將才預圖安攘有事分遣彈壓
討覈軍實臨機制勝雖多設非冗員矣今時
何時止大司馬一人獨當其勞耶亟訪久歷
邊方曾掌司馬宿望丕著如原任尚書王象
軋田樂涂宗濬少司馬崔景榮今陞三邊總
督張鳴崗原任巡撫董漢儒等行取到京共
贊樞密數臣者皆極一時老成持重之選塞
上宿將多出門下一呼響應亦調集兵將之
一大機括也故添設樞臣又爲先着

一速易大將以專撻伐夫將者三軍司命軍之
死生國之存亾係焉燕用樂毅已破齊七十
餘城及騎劫代之燕兵遂敗由此以觀大將
可不重其選乎我朝諸邊各設大將一鎮兵
權悉畀專之豈不重歟但良將少而債帥多
卽如李成梁專征遼左爵至封伯信任非不
專歷年非不久滿門富貴全遼凋耗得不償
失功不准過今日遼左之禍皆自成梁釀之
其子悉貪懦除錢神外一籌莫展試按李如

松以下人人登壇肘印箇箇旋廢旋起有一人能建一奇助乎於虜勢狂橫之時仍令李如栢如楨相繼爲大將豈天下再無良將可任必成梁父子始能任耶今之大將爲誰城池日見失陷將兵日見覆沒惟聞逗遛退縮未聞奮勇殺賊其怯弱無謀不堪付托中外無不知之詳矣開原重鎮已破遼陽雄鎮將危不速求良將以代其任恐遼陽大事去如栢如楨何以謝

皇言通石畫 卷之二十三
皇上贖不赦之罪耶是自棄遼左委之二孽作人
事奈何令成梁一門壞盡尚不悟哉假令二
將天奪其魄遼左遂不復用大將耶與其後
時用莫若及時用蚤用于遼尚有濟遲用于
遼終無補速選大將頃刻不可稍緩矣開原
鐵嶺李氏生長家門也今且不能自保安望
保全遼職請速

勅兵部多方訪選智謀忠勇將官慣經戰陣者不
拘官秩崇卑但取膽畧雄壯謀慮深沉足充

大將之用或見任或退閑或總副或叅遊拔
十得一拔百得十儻有非常可用之才抱竒
敢任之士網羅數員集

闕下叩其謀議籌畫如蕭何識韓信一語相合
力薦登壇推轂遣之夫將有不感奮倍萬者
乎其餘鱗次以待重用若皆國士皆可得國
士之報勝李氏純袴遠甚昔衛霍起自寒微
子儀拔於薦舉從古豪傑將帥孰不自塵埃
物色中得哉故速易大將又爲一先着

一亟保重鎮以圖恢復遼鎮三岔河以東惟遼
陽爲重鎮開原次之存二城復已失之城堡
無難也今開原又陷輔車失倚遼陽卽稱孤
城矣若此城再不保海蓋金復何能支撐全
遼半失河西萬萬難守薊與京師剝牀剝膚
豈能安枕無慮哉故欲遏虜氛必先扼要路
遼陽無恙良將重兵屯駐奴酋敢越咫尺窺
我內地得無巢穴之顧乎徒曰危在旦夕不
思畫策保守欲不危不可得已三路雖喪失

卒徒逃回尚多收而歸伍存恤之皆兵也李
如栢所統精兵二萬餘又其見在者川兵並
新募數亦不少餘外小堡小屯悉歸併遼陽
城中一則免其搶擄一則資其城守尤爲兩
利之策守城之法固賴重兵若浚濠增壘使
有金湯之固挖窖伏機遠陷虜馬之衝古人
已試密畧類多可採舍此不求動輒張皇逃
走是賊未攻而城先破矣如之何不失陷耶
遼陽城僅得形勝高堅可守內用民丁火砲

站守射打外列車柵遠衛再用火器遠禦又
用良將精兵乘機搆會擊之但宜鎮重不宜
輕率遼賊入犯常不覈糧三五日人馬皆疲
或夜擊或追勦或設伏夾攻歸路皆取勝之
道也虜三日不得志必宵遁矣遼陽守則虜
不得長驅待大兵雲集良將星羅練營練陣
徐圖恢復開原諸城分屯駐扎且守且耕且
操且練待其訓練生養兵氣振揚撻伐方可
舉行故亟守遼陽又爲一先着

一練節制以全軍卒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敵

加于已不得已而用之必先自立不敗之地
保全兵卒然後可以相機而動量力而進以
全取勝古之名將孰不以節制行兵如周亞
夫之營天子不得馳馬岳武穆之兵虜人稱
其難于撼山彼皆兵有節制營伍整齊行陣
嚴肅橫順成行循序不亂屹然山立摧撼不
搖以此遇敵我可以加威于敵敵不得加兵
于我法所謂制人不制于人潛天潛地萬舉

萬當者也然必有老成持重之將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如易所稱師中丈人長子帥師方
能出師以律不然委之弟子驕悍寡謀輕舉
妄動未有不興尸取否滅之凶者一向遼左
之屢衄及近日出塞之覆沒皆坐此病節制
何可一日不講夫驅烏合之衆未訓之兵輕
入虎穴辟以羊咋虎至則糜耳不待兵刃交
接已知其必無幸職請

皇上速選名將命之練兵將勇兵精兵有節制奴

酋豈能得志訓練之方古人成法甚備倣而行之自有實效故練節制又爲一先着

一團練京營以壯根本京師天下根本

宸居

陵廟在焉我

祖宗設立十二團營兵以數萬計營設副叅佐擊千百夫長不下數百員名又命文武大臣督理一科一道巡視兵不可謂不多將不可謂不備法不可謂不密養兵之餉歲糜金錢無

笑自庚戌之變宣大陝西又有入衛之兵河
南山東又有班軍土兵之入其爲桑土綢繆
之計亦可謂盡善盡美無遺笑矣昔年各邊
有事動調幾萬幾千出往援之事完班師將
兵之強足伸

國威何其盛哉今日京營何如也將皆債帥兵
皆菜傭占役掛名耗散強半領糧則有揀練
則無郎見在者盜甲器械盡屬朽鈍不堪實
用夫營中將領仍舊也文武官員仍舊也京

師根本之重仍舊也獨兵馬凋耗如此縱海
內晏安邊圉寧靜禁旅京軍猶不宜然邇年
天變地震星殞日重大風折枋闢門雷火擊
牌焚樓御河水赤羣鼠渡江物怪人妖層見
迭出可不寒心而奴酋藐視中國垂涎

神京此時尚束手坐視是自待其迫也京營兵
馬按籍可稽其虛實多少某營實在兵若干
選精壯者及時訓練老弱者若干汰之補之
兵馬務足原額三日小操五日大操武藝必

求習熟由一營以至十二營如是稽查汰補
則兵足將領選補忠勇廉能者充之勤于簡
練軍容改觀者不時紀錄違令悞事貪庸尅
薄者不時罰懲文武大臣巡視科道十日一
分閱一月一合閱信賞必罰毫不假借信能
如是修舉京營有不振作足稱今日強兵者
職不信也以衛

皇居以禦邊塞何所不可奴酋聞之當自寢謀矣
故團練京營又爲一先着

一嚴勅三輔以周拱護夫東薊門西真保南天
津霸州等處皆爲京師三輔重地相關最爲
緊切薊遼又爲輔車爲唇齒遼岌岌乎殆矣
薊尚可燕雀處堂不思自強保守之計耶自
昌平黃花鎮迤邐而東至廬龍山海地綿千
里勢分三協特設督撫總鎮臣彈壓之道將
叅遊守備等官不啻數百兵則南北入衛等
項十萬有奇設備如此其周非以逼近三衛
諸虜而厚其輔弼之意耶邊垣墩臺雖險要

言述石畫 卷之二十三 四十六
足恃而潮河川喜峰口處處通虜竊犯無時
薊門防守更急遼左平日且當時振況唇輔
將亾將兵不練萬一虜迫何以抵當

皇下速勅當事臣工及時簡練大修戰守之具預
圖保陣之策真保三關將兵額設六夥保定
有總兵真定有巡撫標下各有兵馬府州縣
又有土兵民壯快手之類素有工食將領練
部兵有司練民兵無事分住各城鎮壓奸宄
有事調集團練協資戰守此國家設立之初

意也今東方事急京師震恐右輔戒備更宜
預嚴近聞新撫臣極力振刷搜羅將材孳孳
保障之圖萬萬有賴第將兵因循日久

皇上再一申飭少警惰窳庶衆心益知奮勉臨變
不致張皇矣若河間滄瀛天津寶坻諸海口
虜皆乘舟入犯昔年備倭添設將兵防禦聞
奴酋採木造舟必有南人導之浮海徑渡者
海防之備尚可一日少緩山東雖在千里之
外金復旆順遼之海路直接登萊中間島嶼

言通石畫 卷之二十三 四
皆可泊舟駐兵風順一日半日卽渡奴酋造
船其意或在此登萊將兵之設又一日不可
緩者四處環繞京師如四維四維不固泰山
雖高寧無孤陋之虞欲保京陵無恙舍此飭
備無能也故嚴勅三輔又爲一先着

一 通飭諸邊以震聲勢諸邊鎮外防虜患內保
腹裏將兵設置原自備足宣大欵貢多年而
人事修舉三年一閱似乎未嘗廢弛近日多
稱無兵無餉正爲可憂今奴虜內訌遼左阨

危諸虜聞風效尤漸皆生心起釁宜大亦非
無事時也況將兵徵調營伍抽拔多虛又非
平常玩愒也招補以實行伍練操以熟武藝
皆邊臣邊兵職分當然而本鎮虜驕挾市不
貢不速練兵蚤備能保不測當令韓范建鉞
分猷衛霍登壇分闡虜戀朝廷厚賞撫處得
宜何憂和好不永但簡練兵馬邊事首務勿
曰恐虜生疑虜人正不欲我有備我可墮其
術中耶陝西四鎮兵馬素強虜酋不時入犯

將吏不時戒嚴然營陣之制訓練之方亦多
不講乃虜犯每聞斬獲報功足徵將士敢戰
不怯之勇儻再加申明節制演習營陣則陝
兵可稱強于天下矣但將官狃于故常苟且
目前惟工彌縫常情操練相沿久矣非
皇上嚴加申飭偷風未可遽變也當東方多故之
秋西兵收調之日尤宜及時選補通行訓練
藉以振揚威武懾服戎心蓋諸邊將兵皆
朝廷臣子東西南北惟上所使一邊有急諸邊

議守共切同仇何分畛域一虜得志諸虜觀
望此不救彼人誰助我況京師天下腹心遼
左京師左臂一人之身左臂痛連心腹乃肩
背不關痛癢一膜易視脫腹心壞而肩背左
臂寧獨完乎此又諸邊一體大義也故通飭
諸邊又爲一先着

一飭備南京以固基業南京爲我

太祖高皇帝創造洪基北有長江天塹之險可以
據守南有吳越貨財之富足以養兵蓋東南

形勝此爲上游興王定霸者類多垂涎昔元
都燕京我

太祖起兵必先取建康然後南征北討還定中原
遂鼎定焉且輿圖之廣南連兩粵閩楚西通
川貴滇南咽喉八省爲東南半壁

國家財賦軍儲全倚藉于東南而鍾山爲

太祖陵寢城中有龍飛宮殿文武官僚倉廩府庫
咸備所係之重不減北京故設立水陸營兵
內外守備統管防備亦何周也自奴酋蠢動

東方調兵三千往援武備亦覺單弱矣近來沿江沿海奸宄叢生不特竊發而洞庭蛇山大盜蜂長舳艫蟻聚時聞遊帆出沒江上交通漢沔江洋潛入京城置買兵器遠邇驚惶亂形已著似非往時萑苻小寇可比也萬一乘遼東之壞妄意窺竊南京王畿重地不大可憂乎豈曰越在南服去遼頗遠無關於利害也蓋兩京並峙皆

皇朝室家在在關切在在宜防職願

皇言通石畫 卷之二十三 五十一
皇上速勅南京內外守備將水陸營兵及時操練
調援兵缺急行選補凡可資戰守脩緩急一
切軍政纖悉修舉江上樓船馬船皆通加修
整卽吳松寧波防海將兵船隻及大江以南
各省武脩皆南京羽衛通行申飭使遠近聯
絡互相犄角庶防範密而釁萌豫消南京安
皇上無南顧之憂一意北伐尤萬全之策也故飭
脩南京又爲一先着

一飭防江淮以杜侵犯江淮聯絡中都南北要

害廬鳳淮揚四郡悉爲扼險重鎮而豐沛蕭
碭間豪傑常挺生卽我

太祖高皇帝提劍起兵諸侯王雲擁景從孰非茲
鄉所產蓋天下治江淮爲樂土天下亂江淮
爲戰場四通八達之地用兵必爭之處也且
塩莢之利儲于淮揚人易朶頤剛猛之氣饒
于壽潁人易忿鬪連年旱癘爲災蝗蝻作祟
流移載道餓殍被野民窮盜生釁萌已動淮
揚近有道人亂江上將有潢池之警皆覩

東方之變欲爲乘釁者江淮不先戒脩脫有
兵仗之臨誰能攔阻儻胡馬飲江鳳泗之

祖陵淮揚之國課能保無虞且長淮爲水路要津
安東爲通海隘口徐泗爲陸路通衢廬滁淮
揚爲臨江古渡舊皆設有將兵防守邇年悉
行裁減揚營遊擊所統兵馬原有三千今不
滿千人通州狼山副總兵所統水兵三千陸
兵三千今亦不滿二千儀真瓜渚各有江防
戰船水兵舊亦鱗集不時演閱近亦消減廢

墜淮安有標兵海州有叅將鳳陽有留守揚
州有海防兵備徐穎亦各有兵脩憲司設防
之周原自綢繆而承平日久武備單弱諸如
前項獨不可遵

祖制循故牒而振揚之乎夫修舉廢政議建新規
殘缺者復補應添者議增務期保障有資江
淮永賴俱先事預防之良圖也職請

皇上速勅該地方當事臣工銳意整脩及時振刷
凡可資戰守壯金湯無論巨細一舉更新不

惟目前可消釁孽之萌將來亦可克侵迭之
患卽以之衛援京師咸有攸賴矣故飭防江
淮又爲一先着以上諸欵人或以爲迂腐常
談職則以爲今日拯救危亾最急先着譬之
奕然得一先着則一角一邊勝着着得先則
一局全勝若還一着差必至滿盤空奕戲技
也且以先着爲急禦虜安遼保

宗社何等大事無先着以應之坐視敗壞决裂不
可收拾不其愚乎夫傍觀何以清身在局外

神不眩也當局何以迷目眩局內神常亂也
若疑神定視前着差失亦自看出必思悔前
戒後矣然非虛心者不能也爲治之法似理
身身有危病有不亟託主張之人商確調治
者乎有不多訪盧扁良醫對症良方以冀回
生者乎又不有急獲心腹速培元氣用保命
脉者乎遼左醞釀二百五十年之癰疽一旦
發露于數十年之前浸淫于一二年之內潰
敗決裂將及腹心憂在命脉矣職疏前三款

重得主張擔荷之人病家之家督良醫也中
二欵重得善守善治之策病家之對症方藥
也後五欵重腹心之防獲調周身氣脉不使
腹心受侵百骸再生一病症也且元氣一充
內可以固命脉外可以扞邪氣不但重病得
愈元氣元神從此反強益天年綿性命理身
治國着孰便此在智者聽之虛者受之勇者
圖之耳職孟浪言不避忌諱伏乞速

勅廷臣毅然舉行

○翰林院檢討徐光啓題爲遼左卹危已甚職心
感憤益切敬陳愚慮以圖萬全以抒忠悃事
伏見逆奴稔禍建國僭號攻陷開原將士覆
沒遼左廣寧岌岌不保關內人心惶惶靡措
此其勢非昔年俺答實宋朝兀朮完顏亮也
皇上一聞警報旋用經臣舉朝人心翕然惻然
職之過慮譬如掀天風浪而行船渡海經畧
則舵師矣其餘篙工楫徒尚賴多人帆檣櫂
櫓尚須多器多人又須便習多器又須精好

若一有欠缺粗疎舵師雖精心妙用亦且無
如之何況欠缺粗疎者非一人事乎必得上
下內外畢慮虛衷力者盡瘁智者殫竭早夜
亟圖庶乎克濟職實腐庸憂心如噎謹牽率
固陋條陳畫一雖所言者或以一時難辨然
良醫用藥視病之所宜不問病家之所有苟
非此藥不愈雖索之遐方售之重價蓄之三
年豈容已乎職自三月間建議選練就此時
論豈不迂緩然職策若用迄今三月亦必稍

有次第何乃至今日百無一脩也且遣將調
兵措餉修守一切救急之策與職之說拮据
並作何相妨碍蓋急着緩着兩者不可廢用
一脩二更有得力之時惟在速之而已若遲
之又遲直至勢盡理極而求確然立解之術
天下古今必無此國手也伏惟

聖明裁擇施行

一亟求真材以脩急用今所急莫如文武將吏
恐資格序用加以弊竇倖門卽用者未必材

材而用者未必當兩者皆足敗事宜令在京
諸臣各舉所知不論大小官員士庶及罪廢
人等但有文武才畧至絕技巧工開具咨送
吏兵二部再行博訪各隨相應職事或推陞
或改調或咨取一一置之在京衙門及畿輔
近地以憑隨時逐便差遣所舉人才建有奇
功舉主并分賞擢若誤國僨事亦隨其情罪
重輕連坐舉主在外撫按及守令坐名薦舉
類奏咨部升調取用並依前格如此薦有實

材絕勝于臨事倉卒莫知所寄也伏乞

聖裁

一亟造實用器械以備中外戰守據朝鮮報稱
奴寨北門鐵匠居之專置鎧甲向亦聞其鐵
工所居延袤數里職又見在遼回還人等言
賊兵所帶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鐵馬亦如
之故朝營對壘被奴步騎驟進將拒馬木登
時撤去我兵非無銃箭而無可奈何者甲堅
故也我兵盔甲旣皆荒鐵胸臂之外有同徒

袒賊于五步之內專射面脇每發必斃豈堪
抵敵大抵此箇勵志四十年尊禮謀士厚養
健卒博諮密議簡練訓齊其製器選士政教
服習不合于法者鮮矣所恃者我之地大人
衆欲索巧工欲購美材欲求精堅犀利勝奴
一倍再倍以至什百倍不爲難耳今直棄置
不講講者又嫌爲延緩必欲取辦目前則有
仍前朽鈍而已何時得勝敵之器而用之也
今宜大破常格于前項舉薦人材擇其知兵

有識心計智巧者專領器局仍博求海內名
工名器商確置造一切盔甲面具臂手刀劍
矛戟車仗牌盾大小火器之類各求精密堅
緻鋒利猛烈數倍于奴求精之法宜除積弊
立成規酌舊法出新意或令用者自造而給
之或令造者自用而試之其間法度纖悉職
不敢臚列但得其人以法聽之可也伏乞

聖裁

一亟行選練精兵以保全勝我兵南北主客十

餘萬衆豈無良將勁卒止因不選不練無器
無法如石投卵薰猶同盡耳今只議募議召
如昨年故事雖多數倍難免于敗即使精加
挑選人人出賊之上又恐技藝法制在在各
別難以合營計非選練不可選練之法又須
大破常格除今奉

旨所遣司臣分投四省外其餘省直具合專遣應
將前項舉薦人才博諮精擇當事者虛心降
意問以選取格式練習規條賞罰功令甲冑

制度各令條對擇其尤者斟酌詳定一體遵
依酌遣若干員與今四臣陸續前赴各該地
方相機行事其前後差出文臣須重其事權
以便彈壓更會廷臣推舉重臣二員總理江
南十省直江北五省直及各邊選練事務他
日若以器械不利辭不可用再至敗衄者坐
以失悞軍機之罪如此必不敢冒昧因循苟
且塞責矣或謂三敗之後人心俱不肯應該
職以爲此輩就令肯應原不得入選也億兆

人中素懷忠義自矜才武願奮功名者不知
其數獨是如常調募決不肯浪歿遼東若差
去各使臣行文榜諭或與面講細商爲言今
日選練之衆定與爾輩一色精強所用如此
甲冑如此器械如此銃砲所習如此技藝如
此營伍如此號令如此餉給如此體貌如此
進戰如此退守後來如此功賞如此勛名豪
傑之士必且人人首肯知得此行大異昔日
前有必勝之畧後有莫大之榮聲應氣求聞

風接踵矣何患不肯應乎若不能重事權嚴
責成一法制除宿弊捐厚貲廣招揀職恐所
募士衆未必大勝于前也伏乞

聖裁

一急造都城萬年臺以爲永永無虞之計易稱
設險守固平居且然況值門庭之勅寇乎職
再四思維獨有製造大砲建立敵臺一節可
保無虞造臺之法于都城四面砌樹門垣用
大石礫砌其牆極堅極厚高與城等分爲三

層下層安置極大銃砲中層上層以漸而小
臺徑可數丈每臺用慣習精兵五百人其最
大銃砲平時伏藏

內府餘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門聞有警急卽行
修整安置賊寇攻圍相機冲放雖有大衆時
殲滅矣臺大銃大周城只須十二座形裁或
小量應加添再將舊製敵臺改爲三角三層
空心式樣暗通內城如法置放若不惜小費
再于城中建置大臺五六座卽百千萬年永

無可拔之理但造臺製銃多有巧法須于前
項薦舉人材擇其深心巧思精通理數者信
任專管令其斟酌指授仍行擇取人員作速
訪求閩廣浙直等處精巧工匠召募賞給從
優以便成造其慣習火兵亦令訪取作速訓
練至厰庫所貯舊存鳥銃佛朗機等項火器
亦須逐一整頓仍令放者自修或修者自放
勿致潦草踈畧以脩城堞樓臺擊賊之用職
再思維前項火砲除最大者宜守不宜戰宜

都下不宜邊城難以頒給外塞二三等者自
今遼左京東旦夕危急儘可施用但此時未
及成造卽成造之後若無精石恐反爲敵有
如撫順清河開原之守三路之戰一時盡以
藉寇他日更無後着矣必得堅甲利兵銳士
良將挾以戰守乃獲十全若遼左京東依式
預造敵臺暨置見存大砲選其施放亦是上
策但遼人不善火器且不肯習其守臺放砲
非南兵西兵從本管將官擇取原籍家族衆

盛及素有行止者不可用耳薊鎮原有敵臺
及守臺南兵畧可依倣建造但制度不同須
分遣人員如法指授伏乞

聖裁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謹題爲國勢萬分可危
廟筭再誤貽悔謹瀝血叩閭懇乞

皇上猛省亟圖長策以安人心以保大業事臣連
日接遼東塘報奴賊攻陷開原盤踞不退旣
而慶雲堡軍民破門奔竄市虜乘機入堡肆

掠奴又勾合西虜抄巴圍攻鎮西旦暮欲下
鐵嶺瀋陽洶洶不保又將爲慶雲之續如此
光景遼陽東北藩籬蕩然一空孤城安能獨
存進而廣寧進而山海薊鎮所在破竹誰能
支撐震動之形已在目前臣因而拊心長泣
歎息于從前脩禦之失着致令今日救援之
莫及也蓋奴酋以雄黠之資挾富強之實蓄
謀造逆志原不在撫順清河而已者三路敗
績之後五尺豎子皆知奴必先圖開鐵漸及

遼潘而盈廷累牘

皇上若以爲未必然不之信也籍

皇上蚤聽諸臣言蚤用經畧熊廷弼出任遼事申
討軍實整頓殘局庶幾赫聲濯靈奴或有所
忌憚而未敢卽入蹂躪若此之慘今事旣去
而後廷弼用奈之何哉臣部所職者遣將而
將逗遛調兵而兵譁諫不得已請

旨建劉孔胤差司官莫在聲守催乃始陸續有宣
府薊昌保定出關之兵然已遲不濟事至以

募兵買馬之故議搜括則旁持于築舍議借
貸則望徼于西江所以然者皆由

皇上以優游不斷之心開觀望之漸牽制不決之
意滋紛紜之口以致威令不信于中外議論
多格于官府積成頽靡之習貌無明作之效
人心相率而爲詭隨爲恇怯如今日遼左之
民情是已夫

皇上所與共守封疆者民耳民心堅固則鉏耰棘
刺之衆皆爲干城父兄子弟之援強于卒旅

故昔晉陽之圍沉竈產蛙睢陽之困羅雀掘
鼠而民俱無叛志頃者開原一役不戰先潰
慶藩相繼望塵思逃風鶴皆兵魚鳥自亂此
等亂形胡可令敵人見也今亦幾幸奴酋之
不卽來耳來則全遼如是內地郡邑復如是
皇上安所得其親上之心而令之死守勿去哉臣
故謂國勢萬分可危者此也夫亦思我

祖宗櫛風沐雨汎掃胡塵闢成混一之天下傳之
皇上二百五十年一旦悠悠漫漫擲土宇于胡兒

之手忍乎臣固知

皇上之必不忍也及今惟有振作人心重新一番

舉動其喫緊在

皇上御殿召問蓋年來警蹕稀聞

天顏莫睹絲綸傳播有若空文

皇上試御文華殿召九卿科道大小臣工將戰守

機宜面相商確凡兵馬糧餉器械等事悉令

所司條對不得偏執推諉

聖裁一定誰不凜凜稟承自此而羣臣之職業修

軍民之觀聽肅四夷聞之而心膽亦寒矣昔
庚戌虜營城南舉朝股慄計莫知所出

世宗日晡御門決事虜未幾輒引遁去往歲張差

一獄紛然聚訟

皇上召諸臣于宮門片語立剖中外傳爲盛事

皇上何憚頃刻之勞而不爲召問也至于叅酌

廟謨主張國是全賴閣臣今揆地孤单金甌已卜

何不速點數員予輔臣以同心之助九卿職

掌並關軍興都城有事九列坐門督守今寥

寥幾人將何分遣何不盡使充位俾臨時無
捉襟之虞臺省諸臣見在如晨星候

命欲河清矣若目前巡視五城九門防詰奸細尤
爲緊切何不槩賜允用以收埋輪攬轡之益
京營總協與兵科印務關係重大何以屢催
不下臣部所推大小將領皆要害急需況時
在防秋尤難旦夕缺人統乞凡所陳請但關
遼事者立賜批發庶早奉行一日猶得早補
救一日耳

皇上有人不用有言不聽將直待虜薄城下而後
用之聽之哉秦穆公魯悔不用蹇叔唐德宗
曾悔不聽陸贄千秋而下非不猶取其能悔
而獨悲其晚願

皇上毋自貽晚悔也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象恒題爲國勢人心已
渙德澤謀慮兼踈謹再進迂論以救萬一事
蓋遼之事不可爲矣以今日之時勢視撫順
初失時何如撫順一堡猶癰疥之潰耳儻彼

時如職庸腐之譚修城固守來則拒之去則不追養其全力而後議攻議戰豈至有今日哉乃今欲如其舊而以爲難職千慮已有一中故敢再申其未用者夫今之議兵議餉無遺說矣然有運籌于兵食之外者有維持于兵食之中者事半而功倍可以佐兵食之所不足孫武子之言曰太上伐謀其次伐交宋張浚之言曰濟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堅城百雉不能守也頃職嘗言用西虜

以制奴酋而人有言其不可用者固誠遠慮
夫虜卽不可用寧不當駕馭而羈縻之令其
不爲奴用乎今紗花紗巴等酋已爲奴用矣
奴日差夷使卑辭厚賂以連諸酋已非一日
而我旣不能用之又不能制之奴着着皆得
我着着皆失大勢已去又何可圖然而幸有
虎墩兔憨彼尚未能招致之也急今遣能幹
武弁之有膽力識夷情者往來講信反覆開
悟賂其左右及其婦女結以恩信曉以順逆

警可通研書 卷之二十三 九十九
儻得其翻然爲我用如唐之回紇我

成祖時之兀良哈也卽不然而動以數十年豢養之恩餌以目前撫賞之利則亦可使不爲彼勾引我猶可一意禦奴夫我兵一萬不如虜之五千人所知也我今搜調一萬而不可得儻虎酋再爲彼助則豈止五千哉我卽傾天下之力如抱薪赴火以雪點湯庸可濟乎若曰以慶雲堡之失爲鑿也然杪巴諸酋爲市賞而來非假助兵而來也卽云我爲彼所誘

然我何不先結之而使奴爲我所誘也此不能早用夷之過而非夷能欺我之過也此職之迂論一也遼之人心散矣強者多逃弱者待斃甚至洶洶思逞矣而奸宄陰謀又有潛通奴而爲奴鄉導者今遼陽一城叢集雜處斗米至四錢束草至五分且無賣者飲食不繼必且搶攘搶攘不已且格鬪內變且至何言外侮卽如一軍每月餉銀一兩五錢日僅銀五分耳已不足以糊口而父母妻子之

念暑雨奔馳之勞衷曲千端苦楚萬狀馬窮
則佚獸窮則攫我能驅死人而使之戰乎頃
救援開原之軍有中途而藏躲于樹林者有
饑疲而僵仆于道旁者及馬林一死軍遂潰
散宣軍三千不服經畧管束逃至三岔河守
河者斷橋而後阻回各鎮赴遼之兵魄褫魂
奪有一人解一人以行者昨宣軍之至山海
者又幾鼓譟矣此其人心何如乎當此土崩
瓦解之時爲焦頭爛額之計譬之救焚然汲

水者賞撤薪者賞委曲撫恤猶虞不至若敲擊雜施人亦望而竄矣故職願經畧之至以殫恩布德爲先其撫馭將士涕泣而導之推心而置之同其甘苦格其肺腑無徒以一劍從事而繩以一切也恐其爲奴驅也且聞開原之失以署道者操切暴戾而懷恨內應者遂拱手爲之延入不然萬餘兵馬數仞城垣卽環攻何至頃刻破哉不可不爲殷鑒矣此職之迂論二也若夫守禦之策則遼陽爲急

廣寧次之山海又次之人所知也然遼陽無險可恃而城又曠蕩則何不于要路之處盡掘溝壕以遏其馳突昔郭登守大同設爲攬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則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此不可倣而行之乎小堡兵少城單必不能守則當弛百姓避匿之禁而務斂之大城開原新禾被野無人可獲則當使軍蚤爲收割之用而勿籍之盜糧此

皆守遼之着也廣寧之東有三岔一河其水深無底非浮橋不可渡此時宜陳兵河上遠遠偵探儻事勢窮迫則移其軍民而急斷浮橋以絕其西來之路又列火噐砲手于西岸以爲衝打遏絕之謀昔兀朮自建康至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儻有羸卒數百守此我豈能遽渡哉則今日可知也夫頃奴不嘗使人暗砍浮橋乎此或佯言以穩我不可知職以爲事稍緩則當存浮橋以使我兵

東援事太急則當去浮橋以止賊鋒西侵不可執一論也此守廣寧之着也若越遼陽廣寧而直抵山海則寇迫門庭燃眉不可救矣而守山海之計莫如大發帑金三四萬如職前疏所云差工部主事一員董理大修其邊垣而又發以京軍五千標騎等兵五千合之得一萬而以一總兵督之賊不能斬關矣夫瓦橋失而後宋南遷潼關失而後唐西幸則及今奈何不速固藩籬重示彈壓而徒曰勿

爲張惶也此守山海關之着也茲三者有遼
陽而後廣寧可守有廣寧而後山海可守是
互爲屏蔽者也缺一不可也遼陽則宜經臣
任之廣寧則宜遼撫任之山海則宜督臣任
之是專爲責成者也互諉不可也噫

祖宗疆域不可催腥羶百萬生靈不可遭荼毒惟
聖明臨朝集羣臣亟行擬議無徒安危利災坐以
待矣